

統計界的紳士陳珍信

黃文璋

怎樣算是紳士？“維基百科”上說：

最低階的貴族等級，出身自家世良好的男性。

紳士依階級跟家世而定，這應是針對往昔的社會而言，並非今日一般人以為的紳士。那現代紳士是指什麼？諸如體貼細心、樂於助人、溫文爾雅，及誠實正直等，不少我們熟知的美德，都是紳士多少會擁有的特質。而具這些特質的人，常會被認為有紳士風度，或說是個紳士。要成為現代紳士，往往是天性加上後天長期的修為，所累積沉澱產生。並非僅靠衣著及舉止，或偶而謙讓女性，就能裝扮出來。有沒有現代紳士的範例？在“高年級實習生”(The Intern, 2015)裡，那位由勞勃狄尼洛(Robert De Niro, 1943-)主演的實習生，雖已是爺爺的年紀，且僅擔任一微不足道的職務，卻仍工作認真、謙和有禮、急公好義，且樂意聆聽，就頗具紳士風範。很幸運的，統計界也有一位紳士。

2017年7月起，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，由陳君厚博士擔任所長。君厚上任後不久，在一次通信裡，他提到：

…請憶萍在8月28日負責在院裡主辦一個生物醫學統計相關半天研討會，…；陳珍信老師強烈反對這一可能與他退休有關的活動，我們目前仍先

繼續積極籌畫。...

原來在統計所擔任研究員長達33年的陳珍信博士，將於2017年8月底退休。統計所想以珍信的研究領域，也就是生物醫學統計為主題，舉行一學術研討會向他致意，珍信獲知後，卻“強烈反對”。

事實上，中研院統計所以學術研討會，歡送研究員的退休，正是珍信當所長(1999年8月至2002年12月)時開始的。統計所在2000年10月，舉辦“黃文濤先生榮退學術研討會”，2001年4月，舉辦“梁文騏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”，這些都班班可考。還不只如此。2002年7月，統計所舉辦“2002年台北國際統計學術會議”。會議中有一慶祝二十週年所慶的活動。開始前，珍信對我們說，等下有一場show。我們想會有什麼show呢？二十週年慶，總是行禮如儀吧！喔！還真是一場溫馨感人，向創所所長趙民德博士致意的演出。

珍信就是如此細心體貼，他會為別人精心安排，但輪到自身，他再度細心體貼，極力避免麻煩別人。他這種良善的紳士個性，我們可是早就感受到的。

1998年8月，“泛華統計協會第四屆統計學術研討會議”在大陸昆明舉行。昆明，抗戰時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，及南開大學，共同組成的西南聯大，就設在那裡。早期常翻閱內人定期收到的“清華校友通訊”，那是一份季刊，其中屢刊登老校友懷念西南聯大的文章。昆明是一個看過鹿橋(本

名吳訥孫，1919-2002)“未央歌”的人，會心嚮往之的地方。會議地點夠吸引人，台灣及北美，都有不少統計學者去參加，包含些洋人，因該協會的會員並不限華人。去大陸開會，旅遊乃不可免。大會提供兩個自費的旅遊行程，一個是大理團，一個是香格里拉團。金庸(1924-)那十多部武俠小說裡，至少在“射鵰英雄傳”、“神鵰俠侶”，以及“天龍八部”中，都常提到大理國君主段氏。段智興(即南帝、一燈、南僧)、段延慶(四大惡人之首)，及段譽，皆是武林大高手。大理似乎是個值得一探究的地方，小說中的天龍寺仍在嗎？跟著我與內人同去的女兒，她也看過不少金庸小說。不由分說，我們選了大理團，行程裡還有麗江及玉龍雪山等，看來不錯。在香港轉機，直飛昆明，大會有車子接我們到旅館。報到後繳費，有住宿及旅遊兩筆。繳旅遊費用是在一小房間，場面有些混亂又很緩慢，不太有效率。

會議結束，令人興奮的旅遊開始。第一晚一位同行學者到我們房間來，神色間盡是擔憂。因剛才旅行社隨團人員，也就是在昆明收費的那位女士，跟她說她沒繳旅遊費。她與同房的另一位學者皆帶女兒來，分工合作，其他3人先將行李拿去房間，她則去繳4人旅遊的團費。不料繳費後忘了拿收據，讓旅行社有機可乘，跟她再收一次費，且上了旅程才說，讓人沒有退路。她擔心若不順從旅行社，後果將難料。隔天我們跟旅行社談，對方態度堅定，咬定根本沒繳費，否則請拿出收據。那個年代，出國後通訊便極不便，但參加香格里拉團的珍信，不知如何卻得知此事，傳話他會寫封信證明該女教授的確有繳費。因繳費時，他正好排在她後面。旅

遊結束，回到昆明的旅館，等候稍晚回台灣的飛機。香格里拉團的行程短一天，珍信已於前一天，也是先返昆明然後回台灣了。旅館櫃台轉交珍信的那封證明信，真相釐清，之後事情亦獲得解決。珍信就是如此樂於助人。

2007年8月，我們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(Lisbon)，參加“第56屆國際統計學會會議”(56th Se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)。里斯本這個城相當有看頭，附近也有不少景點，某日珍信提議隔日去參觀科英布拉大學(University of Coimbra)。這所有兩萬多學生的大學，創建於1290年，是葡萄牙歷史最悠久的大學，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。該校所在的古城科英布拉(Coimbra)，位於里斯本以北，1139至1260年間，曾是葡萄牙的首都。顯然很值得一訪，我們欣然同意前往。由里斯本東站(葡萄牙語：Gare do Oriente，Lisbon Oriente Station)搭火車到科英布拉，約要1個半小時。我們與中正大學的黃郁芬教授住同一旅館，珍信夫婦則住另一旅館，5人約好要搭的火車班次。次日一早，跟著郁芬匆匆去搭地鐵，時間沒估準，到東站時已有點趕了。車站是開放式，那一系列車才是我們要搭的？東看西看，又經詢問，待確定眼前那部列車正確無誤後，只見它緩緩啟動了。遺憾的是，我們3人仍在月台上。懊惱萬分，珍信恐怕會以為我們失約了。

終於等到1個多鐘頭後的下一班車，再經1個半小時，總算到了科英布拉。出了車站，赫然發現珍信夫婦就在那裡等待。這不是尾生嗎？我那時就想，真有古人之風！

在“史記”“蘇秦列傳”(卷六十九)中，蘇秦對燕王說：

孝如曾參，廉如伯夷，信如尾生。

尾生的故事出自“莊子”“盜跖”。尾生與人相約，一直等待，對方未到絕不離去。後世遂以尾生為守信的代表，所謂“尾生之信”。將珍信比喻為尾生或許不太恰當，因尾生是在等情人，而我們什麼都不是，何況珍信就跟他夫人在一起。但這更顯示他的了不起，連我們都願意等。歷史上是否確實有尾生，已不可考了。但今日珍信，人如其名，便是一位守信者。那天中午，我們在科英布拉一起午餐，本來我要買單，但珍信“強烈反對”，只好作罷。我們晚到，不以為迂的等待不說，且請我們吃飯。不但信如尾生，還溫文爾雅。

珍信曾代理統計所長 1 年(自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7 月)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原來李克昭博士兩任所長(自 2006 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)任滿後，將由鄭清水博士接任所長，但他美國的教職尚無法結束，於是委請珍信協助。早在 10 年前珍信便已當過所長了，如今怎會有意願代理？還代 1 整年呢！不知情者恐將以為珍信老驥伏櫪，仍志在千里呢！但清水是他大學清華數學系的同班同學，又是位他極敬佩的學者，於是他義無反顧，點頭答應。在這期間，2013 年 6 月，高雄大學主辦“第二十二屆南區統計研討會”。此一年一度的會議，由各校輪流負責。高大統計所所長俞淑惠教授，依往例向中研院統計所申請經費補助。申請書送出後不久，珍信親自打電話給淑惠，說“不是我要砍你們的錢，我是代理，不好蕭規不曹隨，只能抱歉地依去年的金額補助。”這樣的

正直，有所不為，實令人敬佩。

1999年，統計所罕見地向全世界公開徵求下任所長人選，不少人都覺得珍信該出來參加遴選，拼命勸他。珍信卻有些遲疑，他說對統計所太有感情，需好好考慮一番。

著名學者齊邦媛(1924-)，在1959至1965年間，曾兼任當時位於臺中縣霧峰鄉的故宮博物院之英文秘書，有時要向外賓介紹古文物。她在“一生中的一天”一書中的“故宮古物與人性空間”一文裡，對伊朗國王巴勒維(1919-1980)有如下的描述：

高大、英挺、威儀中帶一些現代紳士的優雅。

珍信正是高大、英挺、威儀。他又細心體貼、樂於助人、誠信正直，且溫文爾雅，的確是個現代紳士，頗具領袖氣質。1982年美國史丹福大學(Stanford University)統計博士，在國外從事兩年研究後，於1984年回到統計所。不但是位資深研究員，且是國內生物醫學統計的領導者。研究之外，在流行病、公共衛生，及健康政策等領域，參與很多重要的規畫。不論從那一方面看，都是下任統計所所長的最佳人選，何需遲疑？其實珍信之遲疑，是可以體會的。

在周元燾(1924-)及刁錦寰(1933-)等幾位院士的推動下，中央研究院“統計學研究所”，於1982年7月成立籌備處，由趙民德博士擔任籌備處主任。至1987年8月，揮別籌備處時期，正式設所，並將名稱改為“統計科學研究所”。當初珍信回來時，統計所仍在籌備處階段。院方提供

臨研究院路的福利社二樓的部分空間，給籌備處充當辦公室，研究員則安置在物理所大樓，直至 1986 年，統計所自己的大樓興建完成，整個所才安定下來，不必再寄人離下。趙民德博士在 1986 年 6 月發行的“統計學研究所籌備處簡介”中寫著：

…。(籌備處)樓下是四時不散的攤販，和麵包、冰淇淋、衛生紙都賣，鎮日門庭若市的福利社。與我們共處的是蟑螂、蝙蝠和一屋子總辦事處的雜物…。自研究院路傳來的，是每逢出喪的日子裡，不時飄來誦經團的南無，沈重的鑼震和噴吶的嗚咽。那些都是可以忘記和懷念的日子，統計所就是這樣起家的。…

使命感讓珍信理解對於參與遴選所長一職，自己義不容辭，該當仁不讓，不必等三顧茅廬。但因與統計所一起走過那段筭路藍縷的草創時期，眼看在趙民德及魏慶榮兩位前任所長的帶領下，統計所開疆闢土，十幾年下來，已卓然有成。自己是否能使它持續向上提昇？自己真的是最適合的下任所長人選嗎？一個對統計所有深厚感情的人，便會深深思考此問題，也因而會有所遲疑。

1999 年統計所所長遴選，除珍信之外，尚有來自國內其他大學的教授，及幾位北美學者，候選人眾多。結果毫無意外，珍信脫穎而出，於是自 1999 年 8 月至 2002 年 12 月，擔任統計所所長。這段期間，珍信全力以赴，如前所述，除為統計所營造一溫馨快樂的研究環境外，並加強與國內各統

計相關單位的聯繫外。他釋放資源，以協助各校統計領域的發展，讓統計所扮演濟弱扶傾的角色。

一葉知秋，我們僅以一小小的例子，來說明珍信是如何盡心盡力地當所長。珍信向來不太喝酒，往往淺嚐即止。就算在 1999 年 7 月底，去大陸蘇州參加“第二屆海峽兩岸統計與概率學術研討會”，那時已是他接任所長的前夕了，熱情無比的主辦單位，在研討會的兩場晚宴，源源不斷地提供美酒，但珍信仍有所保留。轉眼風起雲湧，於擔任所長的 3 年 5 個月期間，身為統計界盟主，每有宴席場合，不是主人就是主客。人人敬他，他敬人人，珍信莫不努力地喝，以讓賓主盡歡。這相當明顯，待所長下來，他又杯底養金魚了。

由於珍信對統計界的付出，在“第二十二屆南區統計研討會”，主辦的高雄大學，於開幕典禮中，致贈“南方之友”紀念牌 1 面。“南方之友”牌至今才送出 4 面。其中中山大學送出 3 面，高雄大學送出 1 面。事實上，珍信豈止僅是南方之友。而他的影響力，也絕不僅侷限在統計。

祝福珍信，這位統計界的紳士，於無私奉獻多年後，終於能喘口氣，乘扁舟浮於江湖，開始過退休生活。而我們也絕不懷疑，一旦任何地方有需要他，他仍會樂意當個“高年級實習生”。